

中国古典小说

珍藏本

# 红楼梦

(下)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红  
楼  
梦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曹雪芹  
刘世德

戴敦邦  
校注 著  
插图

新校注本

## 中国古典小说珍藏本

总策划：高纪言

装帧设计：郭宝林

本书责任编辑：卞岐

印制监理：曹诚卓 王明儿

## 第六十回

###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<sup>[-]</sup>

话说袭人因问平儿何事，这等忙乱。平儿笑道：“都是世人想不到的，说来也好笑，等几日告诉你，如今没头绪呢，且也不得闲儿。”一语未了，只见李纨的丫环来了，说：“平姐姐可在这里，奶奶等你，你怎么不去了？”平儿忙转身出来，口内笑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他奶奶病了，他又成了香饽饽<sup>①</sup>了，都抢不到手。”平儿去了不提。

这里，宝玉便叫春燕：“你跟你妈去，到宝姑娘房里给莺儿几句好话听听，也不可白得罪了他。”春燕答应了，和他妈出去。宝玉又隔窗说道：“不可当着宝姑娘说，仔细反叫莺儿受教导。”

娘儿两个应了出来，一面走着，一面说闲话儿。春燕因向他娘道：“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，何苦闹出没趣来才罢。”他娘笑道：“小蹄子，你走罢。俗语说：‘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’我如今知道了。你又该来支问着我。”春燕笑道：“妈，你若安分守己，在这屋里长久了，自有许多的好处。我且告诉你句话：宝玉常说，将来这屋里的人，无论家里外头的，一应我们这些人，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，与本人父母自便呢。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？”他娘听说，喜的忙问：“这话果真？”春燕道：“谁可扯这谎做什么？”婆子听了，便念佛不绝。

当下来至蘅芜苑中，正值宝钗、黛玉、薛姨妈等吃饭。莺儿自去泡

① 香饽饽——吃香的人。

## 第六十回

茶，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莺儿前，陪笑说“方才言语冒撞了，姑娘莫莫怪，特来陪罪”等语。莺儿忙笑让坐，又倒茶。他娘儿两个说有事，便作辞回来。

忽见蕊官赶出叫：“妈妈、姐姐，略站一站。”一面走上来，递了一个纸包与他们，说是蔷薇硝，带与芳官去擦脸。春燕笑道：“你们也太小气了，还怕那里没这个与他，巴巴的你又弄一个包给他去。”蕊官道：“他是他的，我送的是我的。好姐姐，千万带回去罢。”春燕只得接了。

娘儿两个回来，正值贾怀、贾琮二人来问候宝玉，也才进去。春燕便向他娘说：“只我进去罢，你老不用去。”他娘听了，自此便百依百随的，不敢倔强了。

春燕进来，宝玉知道回复了，便先点头。春燕知意，便不再说一语，略站了一站，便转身出来，使眼色与芳官。芳官出来，春燕方悄悄的说与他蕊官之事，并了他硝。宝玉并无与琮、环可谈之语，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。芳官便忙递与宝玉瞧，又说是擦春癣的蔷薇硝。宝玉笑道：“难为他想得到。”

贾环听了，便伸着头瞧了一瞧，又闻得一股清香，便弯着腰向靴桶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，笑说：“好哥哥，给我一半儿。”宝玉只得要与他。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，不肯与别人，连忙拦住，笑说道：“别动这个，我另拿些来。”宝玉会意，忙笑包上，说道：“快取来。”

芳官接了这个，自去收好，便从奁中去寻自己常使的。启奁看时，盒内已空，心中疑惑，早间还剩了些，如何没了？因问人时，都说不知。麝月便说：“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，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了。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，他们那里看得出来？快打发他们去了，咱们好吃饭。”芳官听说，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。贾环见了，喜的就伸手来接。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掷。贾环只得向炕上拾了，揣在怀内，方作辞而去。

原来贾政不在家，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，贾环连日也便装病逃学。

如今得了硝，兴兴头头来找彩云。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，贾环嘻嘻向彩云道：“我也得了一包好的，送你擦脸。你常说，蔷薇硝擦癣，比外头的银硝强。你且看看，可是这个？”

彩云打开一看，“嗤”的一声笑了，说道：“你是和谁要来的？”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。彩云笑道：“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儿呢。这不是硝，这是茉莉粉。”贾环看了一看，果见比先的带些红色，闻闻也是喷香，因笑道：“这也是好的，硝粉一样，留着擦罢，自是比外头买的高便好。”彩云只得收了。

赵姨娘便说：“有好的给你！谁叫你要去了，怎怨他们耍你！依我，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，趁着这回子撞尸的撞尸去了，挺床的便挺床，吵一出子，大家别心净，也算是报仇，莫不成两个月之后，还找出这个碴儿来问你不成？便问你，你也有话说。宝玉是哥哥，不敢冲撞他罢了。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，也不敢去问问不成！”贾环听了，便低了头。

彩云忙说：“这又何苦生事，不管怎样，忍耐些罢了。”赵姨娘道：“你快休管，横竖与你无干。乘着抓住了理，骂给那些浪淫妇们一顿也是好的。”又指贾环道：“呸！你这下流没刚性的，也只好受这些毛崽子的气！平白我说你一句儿，或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，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蹬摔<sup>①</sup>娘。这会子被那起屎崽子耍弄也罢了。你明儿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。你没有屁本事，我也替你羞。”

贾环听了，不免又愧又急，又不敢去，只摆手说道：“你这么会说，你又不肯去，支使了我去闹。他们倘或往学里告去，我捱了打，你敢自己不疼呢？遭遭儿调唆了我去闹，闹出了事来，我捱了打骂，你一般也低了头。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。你不怕三姐姐，你敢去，我就伏你。”只这一句话，便戳了他娘的肺，便喊说：“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我再怕起来，这屋里越发有的说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拿了那包粉，便飞

<sup>①</sup> 蹬摔——顿脚摔手，发脾气。

也似的往园中去了。彩云死劝不住，只得躲入别房。贾环便也躲出仪门，自去顽耍。

赵姨娘直进园子，正是一头火，顶头正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。见赵姨娘气恨恨的走来，因问：“姨奶奶那里去？”赵姨娘又说：“你瞧瞧，这屋里连三日两日进来的唱戏的小粉头们，都三般两样掂人分量放小菜儿了。若是别一个，我还不恼。若叫这些小媚妇捉弄了，还成了什么！”夏婆子听了，正中己怀，忙问因何。赵姨娘悉将芳官以粉作硝、轻侮贾环之事说了。

夏婆子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今儿才知道，这算什么事。连昨儿这个地方，他们私自烧纸钱，宝玉还拦到头里。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，就说使不得，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。这烧纸倒不忌讳？你老想一想，这屋里，除了太太，谁还大似你？你老自己掌不起来；但凡掌的起来，谁还不怕你老人家？如今我想，乘着这几个小粉头儿都不是正头货，得罪了他们也有限的，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子<sup>①</sup>，我在旁再帮着作证据，你老把威风抖一抖，以后也好争别的理。便是奶奶、姑娘们，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的。”赵姨娘听了这话，亦发有理，便说：“烧纸的事，我不知道，你却细细的告诉我。”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，又说：“你只管说去，倘或闹起来，还有我们帮着你呢。”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，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。

可巧宝玉听见黛玉在那里，便往那里去了。芳官正与袭人等吃饭，见赵姨娘来了，忙都起身笑让道：“姨奶奶吃饭，有什么事这等忙？”赵姨娘也不答话，走上來便将粉照着芳官脸上撒来，手指着芳官骂道：“小淫妇！你是我银子钱买来学戏的，不过媚妇、粉头之流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。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。宝玉要给东西，你拦在头里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？拿这个哄他，你只当他不认得呢！好不好；

① 扎筏子——作为出气的对象。



他们是手足，都是一样的主子，那里有你小看他的！”

芳官那里禁得住这话，一行哭，一行便说：“没了硝，我才把这个给他的。若说没了，又恐不信，难道这不是好的？我便学戏，也没往外头去唱。我一个女孩儿家，知道什么是粉头、面头的！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，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。梅香拜把子<sup>①</sup>，都是奴才呢！”袭人忙拉他说：“休胡说！”赵姨娘气的上来便打了两个耳刮子。袭人等忙上来拉劝，说：“姨奶奶，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，等我们说他。”

芳官捶了两下打，那里肯依？便抬头打滚，泼哭泼闹起来，口内便说：“你打得起我么？你照照那模样儿再动手！我叫你打了去，我还活着！”便撞在他怀内叫他打。众人一面劝，一面拉他。晴雯悄拉袭人说：“别管他们，让他们闹去，看怎么开交！如今乱为王子，什么你也来打，我也来打，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！”

外面跟赵姨娘来的一干人，听见如此，心中各各称愿，都念佛说：“也有今日！”又有那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，也都称愿。

当下藕官、蕊官等正在一处作耍，湘云的大花面葵官，宝琴的荳官，两个闻了此信，慌忙找着他两个说：“芳官被人欺负，咱们也没趣，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，方争过气来。”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，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，便不顾别的，一齐跑入怡红院中。荳官先便一头撞去，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交。那三个也便拥上来，放声大哭，手撕头撞，把个赵姨娘裹住。

晴雯等一面笑，一面假意去拉。急的袭人拉起这个，又跑了那个，口内只说：“你们要死！有委屈只好说，这没理如何使得！”赵姨娘反没了主意，只好乱骂。蕊官、藕官两个，一边一个，抱住左右手；葵官、荳官前后头顶住。四人只说：“你只打死我们四个就罢！”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，哭得死过去。

<sup>①</sup> 拜把子——结拜为异姓的兄弟姐妹。

## 第六十回

正没开交，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。当下尤氏、李纨、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，将四个喝住。问起原故，赵姨娘便气的瞪着眼粗了筋，一五一十说个不清。尤、李两个不答言，只喝禁他四人。探春便叹气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大事，姨娘也太肯动气了！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，怪道丫头们说不知在那里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。姨娘快同我来。”尤氏、李纨都笑说：“姨娘请到厅上来，咱们商量。”

赵姨娘无法，只得同他三人出来，口内犹说长说短。探春便说：“那些小丫头子们，原是一些顽意儿，喜欢呢，和他说说笑笑；不喜欢，便可以不理他。便他不好了，也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，可怨就怨，不怨时也只好叫了管家媳妇们，去说给他去责罚，何苦自己不尊重，大吆小喝，也失了体统。你瞧周姨娘，怎不见人欺他，他也不寻人去。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儿，别听那些混帐人的调唆，没的惹人笑话，自己呆白给人作粗活。心里有二十分的气，也忍耐这几天，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。”一席话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，只得回房去了。

这里，探春气的和尤氏、李纨说：“这么大年纪，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伏。这是什么意思，也值得吵一吵，并不留体统，耳朵又软，心里又没有计算。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的调停，作弄出来个呆人替他们出气。”越想越气，因命人查是谁调唆的。媳妇们只得答应着，出来相视而笑，都说是“大海里那里寻针去”，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人唤来盘诘，都说不知道。众人也无法，只得回探春：“一时难查，慢慢的访查。凡有口舌不妥的，一总来回责罚。”

探春气渐渐平服方罢。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说：“都是夏妈素日和我们不对，每每的造言生事。前儿赖藕官烧纸，幸亏是宝玉叫他烧的，宝玉自己应了，他才没话。今儿我与姑娘送手帕去，看见他和姨妈奶在一处说了半天，嘁嘁喳喳的，见了我才走开了。”探春听了，虽知情弊，亦料定他们皆一党，本皆淘气异常，便只答应，也不肯据此为实。

谁知夏婆子的外孙女蝉姐儿便是探春处当役的，时常与房中丫环们买东西、呼唤人，众女孩儿皆待他好。这日饭后，探春正上厅理事，翠墨在家看屋子，因命蝉姐儿出去叫小女儿买糕去。蝉儿便笑说：“我才扫了个大院子，腰腿生疼的，你叫个别的人去罢。”翠墨笑说：“我又叫谁去？你趁早儿去，我告诉你一句好话，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儿。”说着，便将艾官告他老娘的话告诉了他。

蝉姐听了，忙接了钱，道：“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，等我告诉去。”说着，便起身出来。至后门边，只见厨房内此刻手闲之时，都坐在阶砌上说闲话呢，他老娘亦在内。蝉姐儿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。他且一行骂，一行说，将方才之话告诉与夏婆子。夏婆子听了，又气又怕，便欲去找艾官问他，又要往探春前去诉冤。蝉姐儿忙拦住说：“你老人家去，怎么说呢？这话怎得知道的？可又叨登<sup>①</sup>不好了。说给你老，防着就是了，那里忙到这一时儿？”

正说着，忽见芳官走来，扒着院门，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：“柳嫂子，宝二爷说了：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、酸酸的东西，只别搁上香油弄腻了。”柳家的笑道：“知道。今儿怎么遣你来告诉这么一句要紧的话？你不嫌脏，进来逛逛？”

芳官才进来，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着一碟糕来。芳官便戏道：“谁买的热糕？我先尝一块儿。”蝉姐儿一手接了道：“这是人家买的，你们还稀罕这个？”柳家的见了，忙笑道：“芳姑娘，你喜吃这个？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，他不曾吃，还收在那里，干干净净没动呢。”说着，便拿了一碟出来，递与芳官，又说：“你等我进去替你炖口好茶来。”一面进去，现通开火炖茶。

芳官便拿着那糕，问到蝉姐儿脸上说：“谁稀罕吃你那糕？这个不是糕不成？我不过说着顽罢了，你给我磕个头，我也不吃。”说着，便

<sup>①</sup> 叨登——宣扬（内情），重提（旧事）。

## 第六十回

将手内的糕一块一块的掰了，掷着打雀儿顽，口内笑道：“柳嫂子，你别心疼，我回来买二斤给你。”小蝉姐儿气的怔怔的，瞅着冷笑道：“雷公老爷也有眼睛，怎不打这作孽的！他还气我呢。我可拿什么比你们，又有人进贡，又有人作干奴才，溜溜你们好上好儿，帮衬着说句话儿。”

众媳妇都说：“姑娘们，罢哟，天天见了就咕唧。”有几个伶俐的，见了他们对了口，怕又生事，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了。当下蝉姐儿也不敢十分说他，一面咕唧着去了。

这里，柳家的见人散了，忙出来和芳官说：“前儿那话儿说了不曾？”芳官道：“说了。待一二日再提这事。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。前儿那玫瑰露，姐姐吃了不曾？他到底可好些？”柳家的道：“可不都吃了。他爱的什么似的，又不好问你再要。”芳官道：“不值什么，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。”

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，今年才十六岁，虽是厨役之女，却生的人物与平、袭、紫、鸳皆类。因他排行第五，便叫他作五儿。因素有弱疾，故没得差。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的丫环差轻人多，且又闻得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，故如今要送他到那里去应名儿。正无头路，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，他最小意殷勤，伏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别的干娘还好，芳官待亦待他们极好。如今便和芳官说了，央芳官去与宝玉说。宝玉虽是依允，只是近日病着，又见事多，尚未说得。

前言少述。且说当下芳官回至怡红院中，回复了宝玉。宝玉正为听见赵姨娘厮吵，心中自是不悦，说又不是，不说又不是，只得等吵完了，打听着探春劝了他去后方从蘅芜苑回来，劝了芳官一阵，方大家安妥。今见他回来，又说还要些玫瑰露与柳五儿吃去。宝玉忙道：“有的，我又不大吃，你都给他去罢。”说着，命袭人取了出来，见瓶中亦不多，遂连瓶与了他。

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。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，在那边犄角子上一带地方儿逛了一回，便回到厨房内，正吃茶歇脚。见芳官拿了

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，迎亮照看，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，还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。母女两个忙说：“快拿旋子<sup>①</sup>烫滚水，你且坐下。”芳官笑道：“就剩了这些，连瓶子都给你们罢。”五儿听了，方知是玫瑰露，忙接了，谢了又谢。

芳官又问他：“好些？”五儿道：“今儿精神些，进来逛逛。这后边一带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不过是些大石头、大树和房子后墙，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。”芳官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往前去？”柳家的道：“我没叫他往前去。姑娘们也不认得他，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，又是一番口舌。明儿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<sup>②</sup>，怕没有人带着他逛呢，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。”芳官听了，笑道：“怕什么，有我呢。”柳家的忙道：“嗳哟哟，我的姑娘，我们的头皮儿薄，比不得你们。”说着，又倒了茶来。芳官那里吃这茶？只漱了一口，便走了。柳家的说道：“我这里占着手，五丫头送送。”

五儿便送出来，因见无人，又拉着芳官说道：“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？”芳官笑道：“难道哄你不成？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，并没补上，一个是红玉的，琏二奶奶要了去，还没给人来；一个是坠儿的，也还没补，如今要你一个，也不算过分，皆因平儿每每的和袭人说，凡有动人动钱的事，得挨的且挨一日更好。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筏子呢，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，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，何苦来往网里碰去。倘或说些话驳了，那时老了，倒难回转。不如等冷一冷，老太太、太太心闲了，凭是天大的事，先和老的一说，没有不成的。”五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我却性急等不得了。趁如今挑上来了，一则给我妈争口气，也不枉养我一场；二则我添上月钱，家里又从容些；三则我的心开一开，只怕这病就好了。——便是请大夫吃药，也省了家里的

① 旋子——温酒时盛水的金属器具。

② 有了房头——有了归属。

钱。”芳官道：“我都知道的，你只放心。”二人别过，芳官自去不提。

单表五儿回来，与他娘深谢芳官之情。他娘因说：“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，虽然是个珍贵物儿，却是吃多了也最动热。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，也是个大情。”五儿问：“送谁？”他娘道：“送你舅舅的儿子，昨日热病，也想这些东西吃。如今我倒半盞与他去。”五儿听了，半日没言语，随他妈倒了半盞子去，将剩的连瓶便放在家伙厨内。五儿冷笑道：“依我说，竟不给他也罢了。倘或有人盘问起来，倒又是一场事了。”他娘道：“那里怕起这些来，还了得了。我们辛辛苦苦的，里头赚些东西，也是应当的。难道是贼偷的不成？”说着不听，一径去了。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，他侄儿正躺着，一见了这个，他哥嫂侄男无不欢喜。现从井上取了凉水，和吃了一碗，心中一畅，头目清凉。剩的半盞，用纸覆着，放在桌上。

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同他侄儿素日相好的，走来问候他的病。内中有一小伙，名唤钱槐者，乃系赵姨娘之内侄。他父母现在库上管帐，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。因他有些钱势，尚未娶亲，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儿标致，一心和父母说了，欲娶他为妻。也曾央托中保<sup>①</sup>媒人再四求告。柳家父母却也情愿，争奈五儿执意不从，虽未明言，却行止中已带出，他父母未敢应允。近日又想往园内去；越发将此事丢开，只等三五年后放出来时，自向外边择婿了。钱家见他如此，也就罢了。怎奈钱槐不得五儿，心中又气又愧，发狠定要弄取成配，方了此愿。今也同人来瞻望柳侄，不期柳家的在内。

柳家的忽见一群人来了，内中有钱槐，便推说不得闲，起身便走了。他哥嫂忙说：“姑妈怎么不吃茶就走？倒难为姑妈记挂。”柳家的因笑道：“只怕里面传饭，再闲了出来瞧侄子罢。”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，拿在手内，送了柳家的出来，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，又笑道：

<sup>①</sup> 中保——中人（介绍人）和保证人。

“这是你哥哥昨日在门上该班儿，谁知这五日一班，竟偏冷淡，一个外财没发。只有昨日有粤东的官儿来拜，送了上头两小簋子茯苓霜。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簋作门礼，你哥哥分了这些。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，所以单取了这茯苓的精液和了药，不知怎么弄出这怪俊的白霜儿来。说第一用人乳和着，每日早起吃一钟，最补人的；第二用牛奶子；万不得已，用滚白水也好。我们想着，正宜外甥女儿吃。原是上半日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的，他说锁着门，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。本来我要瞧瞧他去，给他带了去的，又想着主子们不在家，各处严紧，我又没什么差使，有要没紧，跑些什么？况且这两日风声，闻得里头家反宅乱的，倘或沾带了倒值多了。姑妈来的正好，亲自带去罢。”

柳氏道了生受，作别回来。刚到了角门前，只见一个小女儿笑道：“你老人家那里去了？里头三次两趟叫人传呢，我们三四个人都找你老去了，还未来。你老人家却从那里来了？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，我倒疑心起来。”那柳家的笑骂道：“好猴儿崽了，休胡说，回来问你。”

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【校记】

[-] 回目，杨本、蒙本、戚本、列本、梦本、程甲本同。“出”，庚辰本作“来”。

### 【脂评】

前回叙蔷薇硝戛然便住，至此回方结过蔷薇案。接笔转出玫瑰露，引起茯苓霜，又戛然便住。著笔如苍鹰搏兔，青狮戏球，不肯下一死爪，绝世妙文。

以硝出粉是正笔，以霜陪露是衬笔。前必用茉莉粉才能勾起争端，后不用茯苓霜亦必败露马脚。须知有此一衬，文势方不径直，方不寂寞。宝光四映，奇彩缤纷。

**【王评】**

此回同下回，就平儿所说“三四日内出了八九件事”中补叙出两三件，因与赵姨、探春、平儿、司棋、彩云等俱有干系，是以摘出补写。此外与园内上房无干者，略而不叙，是文章剪裁法。

六十回当与六十一回并作一气看，才事事俱有根由。

**【洪评】**

莺儿编柳条，蕊官寄蔷薇硝，芳官送玫瑰露，引出茯苓霜。一波未已，又一波生，海上观潮，目不暇给。



## 第六十一回

###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<sup>[-1]</sup>

那柳家的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，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，有什么疑的！别讨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<sup>①</sup>似的几根屎毛捋下来！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。”这小厮且不开门，且拉着笑说：“好婶子，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若忘了时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

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，今年还比往年？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。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，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鸩鸡<sup>②</sup>似的，还动他的果子！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，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，我一招手儿，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。他离的远，看不真，只当我摘李子呢，就屁声浪噪喊起来，说又是‘还没供佛呢’，又是‘老太太、太太不在家，还没进鲜呢，等进了上头，嫂子们都有分的’，倒像谁害了馋痲，等李子出汗呢。叫我也没好话说，抢白了他一顿。可是你舅母、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们要去，倒和我来要。这可是‘仓老鼠和老鸱去借粮，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有’。”

小厮笑道：“哎哟哟，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！我看你老以后就

① 钗子盖——儿童留发的一种样式。只在头顶部留圆形短发，象马桶盖一样。

② 鸩(11)鸡——一种遍体黑色、身短尾长的飞鸟。当别的鸟进入其巢区时，眼色惊恐。因此人们就以鸩鸡比喻人焦急、猜疑或忌恨的目光。